

沈从文别集

邊城集

武侯祠
直隸清江
葛亮

沈从文别集

邊城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边城集 / 沈从文著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(2002 重印)
(沈从文别集 / 刘一友, 向成国, 沈虎雏编选)
ISBN 7-80520-339-3

I. 边... II. 沈... III. ①序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中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6276 号

编 选 刘一友
向成国
沈虎雏
责任编辑 吴泽顺
封面设计 胡 颖
封面画 黄永玉
封面题字 张充和

边 城 集

沈从文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960 毫米 1/32 印张: 7.125

字数: 110,000 印数: 8,001-18,000

ISBN 7-80520-339-3

I · 188 定价: 8.00 元

(全二十册)套价: 1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邮购地址: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(410006)
邮购电话: 0731-8885616 (购书免邮资)

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

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□劫余废邮

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…………… (1)

□序跋选

《从文小说习作选》代序 …………… (27)

市 集 …………… (37)

屠桌边 …………… (45)

槐化镇 …………… (54)

街 …………… (62)

静 …………… (67)

新湘行记——张八寨二十分钟 (81)

边 城

《边城》题记 (93)

边 城 (97)

□劫余废邮

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^{〔1〕}

……手，根本无从下手。特别是许多书都必须放在手边自由调用，无充分经济力可作到，正如过渡者无舟楫桥梁，因掌握不住资料，任何理想通只是空空的，无办法可言！过去以为升官发财不容易，因为必有大本领的人才办得到。至于读书求知识，且一切为人而努力，总还可以希望。现在才明白也不是简单事。能力强则百事左右逢源，无往不自如。不中用，则什么事都办不通。敦煌展两个月，可惜不曾在会场中见到你。摸索四个月，倒是对于中古美

〔1〕这是作者1951年给一青年记者的废邮，“文革”时被抄走，此为残存部分。信写了四个月，在已发现的沈从文书信中，是写得最慢、最长的一封。同年11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我的学习》，是作者第一个正式发表的检讨，与这信写于同一时期。

术史中一小部门，学了一课，明白了些些问题。不广，不深入，但碰着了一些待清理问题。

另外寄篇文章来，望看看。是有关工艺专题的。如何处置都好，不可用，一星期望还给我。抄了十来次，还是废话一堆。有些见解还好，提出了个问题，只是普通编者看来，会以为不够政治性的。

我读书既少专精，又杂而不纯，极大弱点是有理想而不善于实践。不会搞钱，不会在一般性社交中和人应对调和有以自见，在工作中又特别不善于与人合作，或从打趣唱闹方式联系群众。唯一只是肯学习，不大私心，对人对事有热情，常在忘我情形下求工作有益于人、有益于事而已。但是在工作中，其实也只是个永远败北者。始终学下去，没有一种学得好。始终用笔，于自己难满意，于人更只形成一切隔离原因。时代变动大，由于缺少适应能力，终于如此萎悴毁去，也十分自然，不足异，不足惜，不足道。人的头脑犹如机器，比较精细也就容易损伤，如经胡乱一拆散，或又毁坏了些零件，不易回复是意中事。国家事大，个人太渺小了，算不了什么的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

度，我已在种种方面尽了个新国家公民责任，更从种种方面学习忘我而利人，如体力神经还是因超过了所能担负而毁去，也只有听之。我们常说时代或历史，这也是时代，是历史！

国家基础已确立，任何势力都不可动摇。但因为旧机构打毁，凡事在重新安排，不可免有些不接榫处，千头万绪待梳理。但是国家已日益好转，个人不算什么的！在革大时，^{〔1〕}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，听李维汉讲话说，国家有了面子，在世界上有了面子，就好了，个人算什么？说的很好。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，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，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。个人渺小的很，算不了什么的！

你工作怎么样？还忙得有条理没有？有意义没有？照我理解到的说来，有好些人虽忙却并不曾能在工作上把效率提高，更有人因为照一般方式学习，反而把学习应有进度掉落的。说明一切问题实在摸索中，学习也还待改善。统

〔1〕 1950年，作者曾在革命大学学习了十个月，改造思想。

盘筹画式的学习，不是最合理办法。望在工作、在学习上多努点力，为国家可多作几十年事。凡事客观些，会把工作搞得好些。多学习文化，要格外努力，用处也多些。照我理解到问题说来，此后记者的工作，实在十分重要，文化知识要提高，才有可能反映到见解中，叙述和批评中。共同纲领常说“爱祖国文化，爱科学”，又说“普及第一”，许多事都得通过记者笔下来传达。就目下说，普通记者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。要完成，首先得提高自己。比如有关出版物的批评，文学艺术的批评与得失检讨，就需要有更多眼光深远的提示，向作者向领导两面常作具体而有益荐议。你年龄正是能广泛吸收多方面知识时，务必要把兴趣放宽些，将来用处多。明白方面广，也才可望明白许多部门问题的相互联系性。对别人成就知尊重，能无私心的去鼓励，也正是爱国家最好而具体办法。因为一切好处都是有传染性的，能生长的，对国家向前发展有益有用的。个人如只看自己，不注意以外事情，易失于偏，不免孤立离群。集团如只看自己，不能善于理会自己以外的人和事，也易成为主观的，非马列的，更误事，即损毁了

有用器材而不自觉。马列说知人，知人也不易！

你诗怎么不写下去？应当再写下去。最有用的是写短篇小说，新时代应当有一种完全新型短篇出现，三两千字，至多五千字。一切是新的，写新的典型，变化，活动，与发展。这种新型文学作品，到现在还没有见到。写小说有好处，即对人客观，尤其是因此理解人的善良。某种善良在时代过渡期是不甚适于生存的，适如无用，更可能害事。但一个人的本质总是要从善良发展的。一切文学都有个深度，即看作者对于“人”的理解，以及把它结合到种种不同人事上时的情形，及发展变化中的关系。更重要是善于处理他，表现他。一切作品伟大和深入，都离不开表现和处理。目下说，有政治觉悟似乎什么都成，其实不成，还要点别的东西，要情感，要善于综合与表现！这不仅是生活经验和政治性高度热情即可成事，还有些应当从更多方面来培养的东西。要一种厚厚的土壤，才可望发芽生根。也近于从人的本质上提高的问题，不是抽象教条和斗争经验即可成事。应从一切优秀作品取法，从文化各部门去学习，望把读书学习领域展宽，会对于人，对于事，对

于历史文化，都可体会得深一些。

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，比对人只主观的从打击出发，会不同得多。因此生命会慢慢的日益丰富起来。因为在个人以外，还有千万种不同哀乐，在各种不同情形中存在，发生。到真正的如此和文化史上各部门成就接触时，你也会得到很多很多启发的！

文艺座谈^{〔1〕}还值得细读，并和社会历史发展联系，作新的展开引申。作家和理论家都需要它，即一个记者，也得好好来使用它。马克思或列宁，高尔基或鲁迅，作品中都赋予一种深刻的诗意。这是文化史中极重要的一件事。一个伟大组织者，或一个记者，能把他的工作慢慢从发展中和伟大时代结合起来，一支笔自然得浸透一种诗的感兴。就现在看看，文学作家中和记者中，这一点都太缺少了。这种诗的感兴，不只是善于作文，还在真正有思想！文艺座谈是有诗意充盈的，可惜学它的理论者或领导文运的人，还不甚能发展这个文件。这个文件经典性，实远比鲁迅高尔基作品重要。

〔1〕 指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

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，感到痛苦，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。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联接起来，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。很奇怪，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，且各处转登不已。《光明日报》上次有篇批评一个诗集的文章，看了觉得有同感。因为同样无价值的诗是到处可见到，在印行，在流行的。使人痛苦不仅是作者的作品能流行，重要还是它有影响。那么艺术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，可以自由出版，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精力，却在不可设想情形中一例消耗了。这也就是历史，是时代！文艺座谈虽经常在人手边，为人引用，毛本人和我们作群众的究竟相隔太远了。如何把许多有用精力转到正常工作上，形成新的时代桥梁，更有效的使每一支有用的笔能得其用，不再一例消耗于无何有上，是他想不到的。巴金或张天翼、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，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，^{〔1〕}领导北京市文运。事情如到只有领导者一人露面，不曾见更多年老的恢复用笔，年

〔1〕老舍新创作的话剧《龙须沟》当时已公演，并获得成功。

青的新成就不断产生，领导方式还有问题，待改善，是显明的。这些似乎不是记者的事情，但是记者如同时是一个真正向下看不是向上看的作家，会明白还是要想办法来努点力，打破这个沉闷呆定情况。时代十分活泼，文坛实在太呆板！

几个月来在报上学《武训传》费去了万千人的劳动时间，^{〔1〕}你看过电影没有？目前那么把《武训传》提出来作全面学习，领导方面自然是有计划的大事。但是国家那么大的发展，文学思想上领导，正可作正面的用鼓励和帮助方法，和一个宏抱万有的伟大涵容和理解态度，让过去能用笔的将笔重新好好使用，准备用笔的都得到真正扶助和机会来用笔，才是办法！如只把个武训来作长时期批评，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，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……如托古射今，把现在人中有因种种原因工作一时和政治要求脱了节的情形，认

〔1〕对电影《武训传》的批判，是1949年后第一次针对文艺作品的全国性政治运动。“学武训传”指学习那些批判文章，并非看这部电影。

为即是武训的再生，即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来批判，还是主观上有了错误的结果。因为这个时代，哪里还会有武训？当时太平天国之革命，无从使武训参加，很自然。至于现在革命，哪是太平天国可比？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比作太平天国，已不大近情，如再把时下人来比武训，未免更远了。因为事情明明白白，参加或拥护则活得事事如意，学武训则倒霉到死，世界上还会有人学武训来寻倒霉？如果有人始终和社会发展要求有游离情形，求解决问题还得从理解入手。使过去武训追随太平天国，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推理。但使一个现代人信仰当前的党的一切领导，没有丝毫困难。一检查偏向，去主观，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，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，就什么都不同了。

你欢喜音乐没有？写短篇懂乐曲有好处，有些相通地方，即组织。音乐和小说同样是从过程产生效果的。政治中讲斗争，乐曲中重和声。斗争为从矛盾中求同，和声则知从不同中求谐和发展。唯其不同，调处得法反而有个一致性，向理想奔赴如恐不及。这才真是艺术！政治艺术的最高处，应当是指挥者与作曲家共同的长

处都能领会，实用，而将两者长处集于一身。不想办法鼓励更多新作品代替《武训传》，来通过艺术娱乐方式教育千万人民，只作破题令万千人学习诵读检讨，费力多而见功少，似乎不大经济。即把一个导演、一个演员，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，完全骂倒，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凭空产生！——这自然可能还有更深意义，我们一点不了解。但就学习情形说来，让我想起五年前写的一个短短文章，适如预言。当时很庄严的提出艺术宜从属于政治，但如何从属方式值得考虑。更重要是政治设计者对人毋必、毋固、毋我，知就器材解决问题，使人能善用其长，虽劳而不怨。如指挥一套交响乐，执事者各能尽职，各就岗位上表现自己。从全面政治设计，我们得承认毛泽东的伟大思想是在那么运用到各方面的，历史发展也即是在这种情形下跃进的。但是在文学艺术问题上，对全国作家动员言，还不像是已组织成一个大乐章。希望慢慢的会可以转好，即到了领导者真正理会到，领导的意义当如作曲，当如指挥乐队时，许多事就不同了。目前骂武训，许多人文章都随声附和，对武训究竟是什么，可并没有知道。正